

(二十五) 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太陽花學運退場，當社會、學校及政府一切漸回正軌的同時，籲請政府應剴切檢討，尤其更應正視世代對立的究因？太陽花學運，雖是以「反服貿、反黑箱」之名作出發點，但是在過程中逐步顯現的反陸、恐陸與反政府情緒，卻是澎湃到讓人必須深入思考，到底做了些什麼？或是少做了些什麼，讓新世代青年甘於以極度挑戰政府公權力與跨越法治紅線的作法，來表達強烈的憤怒、不安與恐懼！這十幾年來，政府產業政策失靈，大學普設卻未能帶來人力加值效果，且國庫日益空虛，十足讓時下青年暴露在 22K、買不起房、養不起孩子，及必須延後退休的風險中。政府近期要做的事，不只是要盤點、檢討過去上路迄今的眾多青年政策，有那些大而無當？讓青年感到難以安身立命、對未來缺乏安全感？台灣經濟的發展，必須靠著同一屋簷下的眾多世代齊心努力，在這波學運中，不少人因為不同的世代、價值觀，乃至於國族認同而撕破臉，但是；體制外的過度動員，無助事情的解決，只會讓台灣內耗加重、讓所有人疲憊不堪。故唯有和解、包容與分享，才有助台灣打開僵局、朝前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太陽花「學運」結束後，政府必須先慎思，這次街頭動盪的本質到底是學運或社運？是溝通不足還是權力鬥爭？是反對黑箱作業還是統獨之爭？是反對服貿、爭取民主還是逢馬、逢中必反？是政治問題還是法律問題？是追求世代正義還是兩條路線的鬥爭？大家不要只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，而忽略了問題的本質。不管是台灣、大陸及國際社會首先都要對台灣日來的動盪情勢做出一個專業性、有深度、全面的判斷與定位，然後才能決定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因應對策。
- 二、動輒有十數萬人，甚至可能更多人，或自發或被動員上街抗議，已不是單純「統獨鬥爭」所能涵蓋，台灣社會必然出了一些其他嚴重的問題，而「經濟」可能是其中最重要之一。台灣早已逐漸喪失經濟的動能，製造業紛紛出走，年輕一代對於未來有很沉重的憂慮，眼見高失業率、高房價及貧富懸殊的現象日益嚴重，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的希望。本席對於年輕族群的合理訴求是抱持同情和理解的態度，政府在整體運作、租稅、教育政策等方面實應剴切檢討、大肆興革。
- 三、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，甚至是福禍相倚，與大陸簽署服貿協議當然仍有一定的風險，但如

果說全球化及市場化是一個無法抗拒、不能逆轉的態勢，如果說時間確實已經不在台灣的一邊，而機會與市場一經失去就難贏回，台灣無論如何都必須及時搭上區域經濟整合的列車，如果說對外開放是個硬道理，而這也是台灣唯一的出路和活路，癥結就在政府及全民要如何集思廣議，提升自己的競爭能力，把利益最大化、傷害最小化，服貿的開放項目可以嚴審，但決非把議題導向統獨爭議及政治鬥爭的層面。

四、在兩岸競逐的過程中，不管是從政治、經濟、外交、戰略、安全各個面向來看，時間與機會都已不在台灣的一邊，就像新加坡李光耀當年所說，亞洲四小龍當年之所以能夠成功發展，主要是出於大陸一連串政治運動所犯的錯誤。如今面對大陸崛起，台灣是否應當再度把握機會，趁勢成就、擴大自己的利益？台灣各界是否仍要繼續讓民粹當道，把頭埋在沙子裡，而不願面對現實，做出重要的戰略選擇，全在一念之間。

五、這波學運中，不少人因為不同的世代、價值觀，乃至於國族認同而撕破臉，但到底做了什麼與少做了什麼，讓新世代青年甘於以極度挑戰政府公權力與跨越法治紅線的作法，表達強烈的憤怒、不安與恐懼，是當局應該真正去瞭解及檢討的。但不論如何；政府應開放心胸、凝聚各方共識，深體只有和解、包容與分享，才有助台灣打開僵局、朝前邁進。

（二十六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面對亞太經貿版圖重整，台灣經濟究竟何去何從？隨著反服貿協議風潮的崛起，究竟應只想到來自大陸的風險，還是也必須正視被邊緣化的風險？政府有責任明確告訴國人對國家發展至當的選擇。本席認為，面對全球化競爭，台灣確實該藉由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以提升外貿優勢，不該畏於兩岸政治風險而採鎖國政策。惟從近年政府對外經貿談判來看，往往在八字還沒一撇就先自露底牌，如此非但增加不了台灣日後在談判桌上的籌碼，反而讓我國談判代表毫無迴旋的空間。當年欲加入世貿組織（WTO）的談判，由於台灣急於入會，在與各國進行雙邊關稅減讓談判時，各會員就看出這一點，而使談判過程我方始終居於弱勢，許多關稅稅率也因而被要求比多數國家降得更低。自由化是利弊參半，談得好自然是利大於弊，談不好當然也會帶來衝擊，這是國際經濟的現實。台灣是個小島，經濟成長全繫於貿易榮枯，因此貿易自由化是最符合台灣利益。惟貿易競爭力係產業競爭力的延伸，如何依台灣的產業實力，構思談判策略以參與區域經濟整合，政府必須明辨自由貿易的務實之道，多累積談判籌碼才是上策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